

阵痛中的 铁路大枢纽

高立林 张建文 著



法律出版社

阵痛中的铁路大枢纽

高立林 张建文 著

法 律 出 版 社

阵痛中的铁路大枢纽

高立林 张建文 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919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 7-5036-0471-9/I·35

定价1.30元

高立林 男 32岁

年龄在增长，文学创作水平却不见有大的提高，想起来，多少有点可悲。算起来，从拿笔那一天起，业余创作生涯已八年有余。

总想写点东西，写点能叫自己和读者都激动的东西，激动之后便是一种沉默，沉默之后便是思考……在社会的大舞台唱一句是一句，多唱几句当然更好。这需要一种发现，一种较高层次的发现，然后将这发现一层层地剥开。

诗歌已同我告别了，虽然我出过诗集；报告文学虽几次获奖，但仍是一个不太满意的水平。

很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去构思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结构不光是指文学作品。

张建文 男 34岁

小时候我觉得当个作家挺好玩的，随便写点什么让读者去捉迷藏。因此，我也想当个作家。

后来我开始练笔，练得很不自在，通宵达旦地练是常有的事。含辛茹苦地练了十几年，终于有了点长进，还真的被批准为作协北京分会会员。拿到会员证后感觉到肩上多了点什么——挺重，压得心里难受，竟有意无意地和社会责任感划了等号！

过去写的那些东西总觉得没劲，依然象玩艺。因此我想写些“有劲”的，自己感觉到沉重后，让读者也感觉到沉重。

我的希望和立林大体相似，不相似的是个后还要经常构思一些铁路题材的作品，我觉得火车挺有劲！

·写在前面·

1988年1月17日，中午。

从三棵樹開往吉林的438次旅客列車，正點靠近五常縣境內的背蔭河車站，司機發現进站信號機顯示紅色燈光，立即採取停車措施，但剎車系統失靈。列車衝過进站紅燈，又闖過出站紅燈，在道岔處迎頭撞上正面駛來的1615次貨車。一名司機當場死亡，客車3輛顛覆，旅客死亡16名，傷68名。

1988年1月24日凌晨1時35分。

由昆明開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車，運行至昆明貴陽線的且午至鄧家村間，發生嚴重顛覆事故。死亡90人，重傷66人。

全國各報轉發新華通訊社消息：鐵道部部長丁關根引咎辭職。

1988年3月24日14點19分，從南京開往杭州的311次客車與長沙開往上海的208次客車，在上海市郊匡巷站正面相撞。28人死亡，其中日本旅客27人；17人重傷。兩台機車、6輛客車損壞。

國務院總理李鵬對此發表談話……

血，鮮紅的、痛苦的血，在列車顛覆、相撞的巨大爆炸聲中，將一頁又一頁的日曆染成了黑紅色。

被藝術家們形容為銀線的鐵道，變成了黑色的恐懼線！

中國鐵路，你這是怎麼了？！

“七五”期間，中國人口比建國初期人口增長近一倍；中國鐵路客運量自建國以來至“七五”期間增加了977%。

“七五”期间，中国铁路客运人数近60亿，比全球人口总和还多一亿。

近几年，中国铁路客运量以10%的速度快速增长，客运能力年增长1.2%。

一般国家的铁路客运量占海、陆、空全部客运量的30%，日本、苏联均占36%，美国仅占0.7%。中国呢？占56%！

一些发达国家的铁路在20世纪初已初具规模，中国铁路于20世纪刚刚起步。

仅有我国领土面积1/32的日本，每一万人拥有铁路4.79公里；中国每一万人拥有铁路0.51公里。

巨大的运量，软弱的运能——铁路，这台大连动机在艰难地运转着，忍受着……

全国的319.9万名铁路职工也象大连动机一样抗挣着……

——某车站。上车的旅客潮水般地涌向车门，人们骂着，喊着，挤着。有人请路警踹自己几脚，将自己踹进车厢……

——某车站。列车刚刚进站，等候在站台上的旅客蜂拥而至。有人被挤下站台，有人被踩在脚下……掉了帽子的，丢了行李的，喊破了嗓子的……

——列车上。厕所里有人，行李架子上有人，通道上有人，椅子下面也有人……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北京铁路分局——这T全国最大的，有着许多中国铁路之最佳的铁路分局。

让我们把北京铁路分局比作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来对它一层层地作些剖析……

上 篇



难买的火车票 难进的火车站

一九八八年，初春的北京火车站。

风，刮邪了。刚刚透出嫩芽的树枝，在风沙的疯狂摇撼中开始了大自然所安排的又一个生命圈的旅程，据气象部门预告：七级以上大风，这是北京历史上少有的天气。

风沙把街上的婴儿车、公园里的情侣和挂在树枝上的鸟笼子统统刮进了屋里；人们透过玻璃窗，贪婪地看着从天空直射下来的属于春天的阳光。

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依旧人山人海，风沙变成呼啸的鞭子也抽不散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北京火车站，象是一个巨大的洼地，从四面八方拥来的人们象似决堤的江水一刻不停地朝这洼地里倾泻。漩涡，一个漩涡跟着一个漩涡。

——一个从河南来的二十七岁的妇女，怀中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孩子的两只手乱抓，他饿了，要吃妈妈的奶。少妇解开胸襟，将乳头放进孩子的嘴中……狂风夹着砂粒抽来，砂粒眯住了孩子的眼睛，哭声不止；妈妈从提包中抽出一件衣服，顶在头上，之后，两颗人头躲进了小小的“天棚”……

——一对从甘肃来北京旅行结婚的夫妇坐在广场一角，愁眼相视。买不到回甘肃的车票，返乡日期一拖再拖。“都是你的主意，来北京，还说车票没问题，看回去扣奖金吧……”这是女方的不满。“你不愿意来北京？真是的！闹了半天，北京就是这样子，哼！”男方反驳，愤愤地说。

——一位采购员从东北来的时候，算好了这样的日期：第一天到厂家看样品，签订合同，第二天白天购买北京特

产，当晚坐车返回。可是，没有人帮他的忙，就连“站票”也没有。他听说有倒卖车票的，一咬牙，他多出了十块钱才从私人手里购了一张车票。据说，这还是便宜的……

……

这是一个清晨。

售票厅内的长队几乎把厅里的地面都塞满了。前胸贴着后背，买票的人仿佛是一个个的铁环子套在一起，形成一根根链条。他们用南方的和北方的话语，用男人的和女人的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售票员出现在那不足一平方尺的售票窗口。对于买票的人来说，陌生的售票员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幸福就系在售票员的十个指头上。

七点整。几个排在前面的小伙子不耐烦了，伸出拳头去砸关闭着的窗口。

“还磨蹭什么，快出来呗！嘿，哥们在这冻一夜了！”

“再不卖，票该长虫啦！……”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把赞许的目光投向那几个小伙子身上，他们甚至希望小伙子们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虽然每个人都看得见挂在售票窗口上方的木牌——售票时间是八点整。

王秀云来了，售票厅的这位三十四岁的值班员，是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来到北京站上班，当她走进售票大厅时，轻盈的步子蓦然变得沉重起来，好象脚下突然坠上了两块砖头。没有人注意她，但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象一块巨大的浮冰朝她撞击！她听到一种沉闷的声音，这声音伴随她度过又一个当班日，之后跟随着她回到大街，回到家中。她的眉头微微一皱。

她不是有意将舒展的眉宇拧成一个疙瘩的，这短暂的一瞬间的变化象风一样消失掉了。她怕见到人，更怕见到人群，就是在远离车站以外的地方也怕；不仅仅是她，她手下的百十号人同样有着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这是职业环境所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坐在公共汽车上，由于交通堵塞，人们拥挤在车厢里议论着，她好象听见所有的人都转过脸来朝她拼命叫喊：“我买票！”“我要票！”“给我票！”……好象有一只手将她提起，扔进了售票大厅，大厅移到了街上，移到了街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立即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她怕人，怕见到人，怕听到人讲话的声音。她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将电视关掉，不管有多少人在看电视。她懒得同爱人说话，她八岁的儿子也远远地避开她！别忘了她和她的伙伴们每天被几十万人包围着！死缠着！！

“售票厅真象个蛤蟆坑！”不是一个人这样评价中国最大的售票之地。她没有力气挤过售票大厅，而是从旁门蹭进了售票值班室。

七点二十分，交接班开始。王秀云同另一个值班员交接工作。这个镜头被一顾客从窗口缝中看到，立即大骂起来：

“嘿，里边走后门买票呢！怪不得车票这么难买……”“走后门，把她揪出来，揍她！”喊声引爆了无数座“火药库”，有些人挥舞着拳头破口大骂，以最肮脏的话发泄心中的最大的不满。他们痛恨走后门，痛恨和后门二字有联系的任何人，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有时为了需要也走后门……王秀云象没有听见一样。

八点整。厅内的二十五个窗口一齐打开。人群一阵骚

动，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朝前探着身子，瞪大眼睛死盯着面前的窗口——那枚无比温暖无比明亮的小太阳。他们都伸出手，伸出抖抖颤颤的手，要去分享一条太阳的光线，将空守了一夜的欲望变成现实。人象海浪一样，汹涌不息，冲击着堤岸。民警们出现了，他们用最大的嗓音、最发达的肌肉维护着难以维护的秩序。有些人为了买张票，不惜将自己保护得极好的肌体去和警棍撞击。

表针指向九点三十分。

“同志，买一张47次，去广州。”一男青年乘客。

“对不起，没有了。”一女售票员。

“您再找找，好大姐，求求您了。”

“卖完了，一张也没了。”

“没了？没了不行……我要是你爸爸就有车票了……我×你祖宗！×你八辈儿祖宗……你他妈的出门就叫汽车轧死！”

男青年愤怒了，脸色蓦然变得紫红。他挥舞着拳头大骂不止。对于这种现象，售票厅的工作人员称之为“一般规律”。买票时，顾客称你是“大姐”、“大哥”，甚至管二三十岁的人叫“大妈”、“大爷”……一旦没有票，全部推翻，立即将你视为世界上最使他（她）仇恨的敌人！售票员对此无动于衷。挨骂是常有的事，每天被骂几十次，对每个售票员都不例外。他们的工作历史是伴随着挨骂的历史。在北京站工作的人创造了这样两句顺口溜：“孩子丢家里，带着祖宗来。”售票员平静地抬起头，将目光移向窗口：“下一个。”

“不卖给我，谁也别想买！”变得疯狂了的男青年双腿一跳，屁股坐上了窗口前的小平台，隔着玻璃窗朝售票员示



威。

骚乱开始了。

排在后面的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

“不买别捣乱，快走开……”

“走？就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叫他们回答，车票是不是都叫他们装在兜里了！”

……

男青年受到了刺激和拥护，这使他的眼睛中即刻布满了血丝。他翻身从窗台上跳下来，将一只手伸进售票窗口，一把抓住了放在售票员面前的麦克风，之后，猛地一拽！

物体与物体的撞击声，玻璃的破碎声。

被麦克风击碎的玻璃飞溅起来。排在男青年身后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抱住了脑袋。大厅内又是一阵骚动，象海水汹涌！

王秀云的两条腿一刻也停不住，她刚从设在广场外的中转签字处出来，又跑到了二楼三楼。她去找票，为旅客找票，可能有票的任何一个地方她都去，他仍空手而回。她回到了售票处，在狭窄的售票工作间来回巡视。每个售票员的办公桌上都有一根细长的木板条，上面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夹子不等，夹着当日预售各线各站的车票。空夹子，又是一个空夹子……有的木板条上的十八个夹子上只有四五个夹子下有车票。王秀云摇了摇头。

玻璃的破碎声使王秀云一惊！

她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所有的售票窗口——窗口几乎都被砸过，许多块三合板代替破碎的玻璃死死地钉在窗棂上。

售票厅的主任出现了。公安民警也来到那位青年人的面

前。男青年并不害怕，“我要买车票，卖给我车票，一百块玻璃钱我也赔！”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上午。

一个自称是老干部的人挤到售卧铺的窗口，他喝得醉熏熏的，满嘴酒气。

“唉，老子给你们打的天下……没我……能有你们……来，买张明天的卧铺……要，要下铺……”

“对不起，卧铺没了。”售票员说。

“什么，你说没啦？我买也没了？我是……老干部，……打天下的！国家都照顾我……你们，你们要干吗？……”他摇晃着身子，仿佛仍旧抱着大酒瓶。

“您是什么，票也没有了。下一个。”售票员说。

也许是酒的作用，也许是自尊心的作用（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尊心的——丢了的，掉了的，没长的，被人偷了的……），使他不加任何思索地举起了拳头。

玻璃窗被击碎了，第二拳比第一拳更加凶狠！

“血！”

一声女人的尖叫，大厅内顿时哗然。玻璃片儿划破了“老干部”的动脉血管，喷出的血似一根水柱溅射着。所有拥过来看热闹的人又潮水般退去，怕喷出的血浆溅脏了他们的衣服。

售票员吓傻了，但马上又清醒过来。售票员顾不得锁上抽屉（抽屉中是巨款），一边招呼同伴，一边跑出工作间。

找救护车的，用毛巾包扎伤口的，叫领导的……“老干部”仍在破口大骂着为他包扎伤口的售票员。爱骂不骂，售票员拉住他的手腕，用力把自己的白毛巾为他裹着。

票，就是这么难买，因买票而发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多。为此，忙坏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前几年，王秀云能记住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买票事件”，但后来她记不住了。放在记忆储存盒里的几粒豆子变成了砂粒，变成了一条流动的砂带。

不仅仅是北京站，设在北京各地的另外十三个售票点，每天也都传来“买票难”的呼声。前门售票处的买票者快把那几间打通的平房挤崩了。傍晚刚到，便有一群群的人拥向北新桥售票处，坐在大街上，等候第二天清晨的到来。

“找你们站长，把他叫出来！”有一次，王秀云被一群买不到车票的外地人围在中间，众人逼她，向她要车票，没有票，不放她走，命令她喊出北京站站长“接受质问”！王秀云无可奈何，两只手交叉在身前。她看着面前的由不安变得仇视的眼睛。说实在的，她很同情和理解这些和她吵吵闹闹的人们，但她一个值班员对此无能为力。叫站长？就是把皇帝老子请出来也满足不了每人一张车票——尽管这要求并不算高。

北京站在拼命 北京站在呼叫

他就是北京站站长，叫马志聪。五十五圈年轮不紧不慢地在他的额头勒出了几条清晰的皱纹。他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他手下的人都明白这是极度劳累和缺少睡眠的症状。多少双手都伸向他，向他要票！要票！要票！有时，他真希望自己变成无数块长方型的小纸片，上面印有字迹和座号。

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是他担任北京站站长的第一天。在此之前，他作为分局的副局长和其它一些领导，刚刚解决

完北京站不光彩的“行包事件”。北京站，他看过无数次，但象今天这样认真、这样长久，还是第一回。北京站站长，象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太难了，他这个身兼二职的人能在此待多久？他象是置身在云雾里，一切都在浮动。

有着二十五万平方米的北京车站，是全国最大的客运站，也是全国仅有的客运特等站。这座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中的骄傲，如今已不那么高大雄伟了。太多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使这座车站大楼被脚步声和喘息声震得摇摇欲坠，真可谓“汪洋中的一条船”。北京站，处在“人的地震带”的包围之中。人可以创造一切，但别忘了，人也同样可以毁灭一切——有时仅凭人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毁灭！有一位摄影家要拍一张北京站的照片，端着相机十几分钟也没有按下快门，来来往往的人群总是挡住他的镜头。“中国人太多了，太多了！”他感叹道。

最大日流量只有五万人次的北京站，现已达到二十几万人次。暑期和春运时竟高达三十多万人次。

建站时，日通过列车三十五对，现已达到八十五对，最高时到发列车九十四对。每二分多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没有任何一个懂铁路运输的人敢再说“再加开一对列车吧”这样一句话，“内行人”都明白到发九十四对列车意味着什么！一次，有记者采访分局总经济师陈连英。陈直言不讳：“现在在北京站通过的火车就象汽车一样，挤着走，见空就站。北京站修了一座天桥，说白了，就怕挤死人！”

今年，北京站拼着命干也要发送旅客二千四百五十万。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上面的数字以外还要增加运送旅客一百八十万……可是，车辆呢？线路呢？设备呢？人员